

渡边淳一 著

樱花树下

畸形的恋情使她终于坠楼惨死
于鲜花盛开的樱花树下……

古
丁 民
译

海 山 版 社

樱花树下

渡边淳一 著

朱书民 胡晓丁 译

珠海出版社

承 諾 書

拙著『桜の樹の下で』を、当方の契約条件
に合致した場合、御社 珠海出版社から
刊行することに、原則的に承諾いたします

珠海出版社 殿

一九九九年 三月 二十三日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several loops and a long vertical stroke, is written above a red square seal. The seal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'陳偉' (Chen Wei) in a stylized seal script.

《櫻花树下》一书，由作者本人授权
珠海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本

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19 - 1999 - 046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目 录

花 倦	(1)
草 青	(19)
梦 幻	(40)
追 花	(55)
初 夏	(85)
馨 风	(117)
云 涌	(141)
山 燃	(165)
时 雨	(191)
秋 寂	(225)
晴 雪	(256)
寒 情	(281)
雪 降	(314)
春 立	(349)
花 明	(374)
心 乱	(392)



花 倦

从平安神宫的南神苑游经西神苑，来到小桥流水的东园，游佐恭平感到了些许倦意。

两小时前，从鸭川河边的饭店出发，赏罢岸边的樱花，而后自东山一路赏花来到平安神宫。也许是因为都说正值盛花期，所以急匆匆地想一次赏个够。

站在花下，游佐的脑中蓦地浮现出“花倦”二字。

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樱花确实使人赏极而倦。

起初，樱花之美让人赏心悦目。看着看着，那应接不暇的艳丽便使人陶然窒息，接着便全身上下油然生出丝丝倦意。

“奢侈啊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地坐到面对水池的条椅上。这时候，作向导的辰村凉子也笑吟吟地坐到他的身边。

“累了吧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想到自己与凉子的年龄悬殊如同父女，游佐不禁苦笑。

“花太多了！”

凉子对游佐的感叹似懂非懂，只顾默默瞅着水池。

“不过，真是太漂亮了……”



眼前的垂樱^①花繁枝茂，开得正艳。枝头上的朵朵花瓣分明是樱花，可远远望去，却宛如半空中悬着粉红色的花伞。

市内的染井吉野^②已经开始凋谢，而垂樱却正值盛期。从鸭川岸边到平安神宫，一路饱览了垂樱的艳丽。

染井吉野和山樱^③在别处也看到过不少，但一口气欣赏这么多垂樱，却是头一次。

因此，看来是这垂樱让人赏极而倦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樱花会这么美吗？”游佐以手遮额，仿佛要挡住上午刺眼的阳光。

“有什么道理吗？”

凉子身着白色连衣裙，系一条红腰带，瀑布般的长发悠然地披在肩头。

“樱花下面埋着尸体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凉子怯生生地将目光移向前面的樱花树根部。

“埋上尸体樱花就开得好？”

“可能是作为养分来吸收人的血和肉。”

“樱花？”

“樱花怒放，简直就象附上了人的疯狂！”

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来说，这样的刺激可能过于强

① 樱花的一种，枝条细长下垂，发叶前开花，花色粉红。——译者

② 樱花的一种，在日本各地种植最为普遍，花蕾呈粉红色，渐渐变为白色。——译者

者

③ 樱花的一种，多野生于日本关东以南的山地，叶呈蛋形。四月份与新竹同时开出九瓣白花。——译者



烈。凉子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树根。游佐又连忙改口道：

“当然，这只是传说。”

“可是，真的会有这种事？”

“不会为了樱花树而特意把人埋在下面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因为生病而无望的人要求死后埋到樱花树下，这种事倒是可能有的。”

凉子那张在四月的春光中尚未被晒黑的脸似乎若有所思。

“真吓人！”

一群身穿黑色学生服的孩子从垂樱和两人之间穿过。虽不是节假日，但时近中午，游客渐渐多了起来。

学生们过后，游佐再次仰望樱花。

“不过，我觉得埋尸体的并不是垂樱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染井吉野。”

游佐并没有对樱花作过专门研究，可是，枝头伸展、鲜花满枝的染井吉野总像是有一种争相怒放的疯狂。

“染井吉野给人一种妖艳、哀婉的感觉，开也好，败也好，都是那么一丝不苟，那么不遗余力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凉子清脆地应了一声，像是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“与其相比，垂樱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游佐猛然缄口不语。凉子纤细的脖子扭了过来，像是在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有点淫邪！”



“淫邪?”

“总好像给人一种淫荡的感觉。”

游佐的话，凉子似乎越发不得其解。

“垂樱花色浓艳。”

染井吉野开得再盛，依然花色浅淡。而垂樱好像美艳中潜藏着剧毒。

“因此，看上去那红色的花朵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……”

南园入口处的垂樱看上去整棵树仿佛是一座花山；而此刻临池所见的垂樱，在春天的阳光下，看上去则像是一条血的瀑布。

“你看过圆山公园的垂樱吗?”

凉子打断了游佐的思绪，问道。

“昨晚回饭店的路上顺便看了看。”

“漂亮吧?”

“简直像是夜里失火了一样。”

凉子不禁莞尔一笑。

“樱花看上去像失火?”

“从远处望去，夜空中惟独那一团红彤彤的，真像是在燃烧。”

昨晚，欣赏夜色中的垂樱时，游佐是与凉子的母亲菊乃同行。

在此之前，游佐是十点前离开东山南禅寺附近的料亭^①“龙村”的。出门时，他想邀上老板娘菊乃。

① 日本的一种高档餐馆，不仅各种服务尽善尽美，还有艺妓表演。——译者



这阵子，从东京来到京都，晚间与菊乃相会已成习惯。特别是昨晚，一同聚餐的是游佐的同行，也是经营出版社的，都是知根知底的朋友，所以带菊乃出去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。

可是，二楼的席上还有客人，菊乃走不开，游佐便与朋友先走一步。

之后，游佐到社园的茶馆坐了坐，十一点，在富永町的一间酒吧里与下了班的菊乃见了面。在那里坐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两人上了一辆出租车。这时，菊乃提议：

“去看看夜色中的樱花吧。”

要看樱花，第二天上午也可以。不过，“龙村”的一位老主顾去世了，明天菊乃要到大阪去参加葬礼。

“告别仪式十点开始，仪式结束后抓紧往回赶，中午一点就能回到京都。”

“不用那么匆忙。”

游佐也要乘两点的新干线回东京，所以打算一个人去看樱花。

只是转念一想，一个大男人独自赏花，未免缺乏点情趣。

“对，就让凉子陪您去吧。”

菊乃的独生女凉子一年前刚从大学毕业，最近也时常在料亭露面。

“反正那孩子上午都没什么事。”

开始他还推辞，经菊乃一劝，游佐渐渐觉得有人作伴也不错。

“那好吧，你问问凉子，方便的话就拜托了。”



菊乃与凉子的父亲并未离婚，不过好像已分居十多年了。

游佐并不追根究底。听说凉子的父亲比自己大三岁，因此，与凉子在一起说不定会被人当作是父女。

“白天同凉子一起去赏花，晚上就和我一起去看吧。”

游佐到过京都多次，而在樱花盛开之际前来却已时隔许久。特别是观赏垂樱，以前见过的，只是常照皇寺垂樱。

“就在这附近，很想去看一看，”

走在这深夜的大街上，游佐不禁回想起与菊乃初识时的情景。

那也是四月的一天，两人正喝着酒，菊乃忽然说：“我的樱花非常漂亮，您去看看吧。”

游佐以为菊乃同女儿住的地方种着樱花树，可是她们母女住的是公寓。不解地一问，原来她是把冈崎北面真如堂附近路旁的一棵樱花树看成是自己的了。

“是染井吉野，但花色比一般的要白，花朵密着呢！”

那次也是打烊后去的，菊乃描述的特点并没看清。不过，虽是夜晚，也能看出那樱花果然洁白如玉，风姿秀雅。

“我经常把一些鱼刺埋在这树下。开花时，每天晚上都来看。”

从“龙村”到菊乃的樱花树，开车不要十分钟。不过，把一棵野樱花树当作自己的来欣赏，足见菊乃是个富有情趣的女人。

是夜，游佐抛掉往日的犹豫，一鼓作气与菊乃融为了一体。

在车上，游佐想起了两年前那天夜里的往事。而汽车却



与那时不同，是从四条向八坂神宫的神道驶去的。

“你的樱花树怎么样了？”

“要是您早来几天就好了。昨天去看差不多都谢了，不想让您看到那惨兮兮的样子。”

后来他们没去看菊乃的樱花，而去看了圆山公园的垂樱。已经过了十二点，在人影稀少的夜暗中，惟有那樱花像是燃烧的火一样红彤彤的。

看罢樱花，游佐昨夜又同菊乃在饭店里寻欢作爱了。

也许是因为刚刚欣赏过火一般的樱花，游佐和菊乃也都不可自抑地熊熊燃烧着。

有一刻，游佐蓦地感到自己和菊乃像是野兽，不禁停下身来。而菊乃那热烈的躯体又攀缠上来。

相悦之后，游佐复又想到樱花。不过却像叶樱^①一样，那粉红的艳丽已黯然褪去。

屋里又恢复了先前的宁静。菊乃穿戴整齐回家去时，已过了凌晨三点。

远处有人声走进。是一群女学生，水兵服的白衣襟在阳光下鲜亮夺目。之后，又来了一群老人，只听到响亮的关西方言在不住地连声感叹。

两个团体过去后，游佐站起身来。

太阳差不多在正中，游佐的身影和垂樱的树干都又矮又小。

“走吧。”

① 花落后长出嫩叶时的樱花。——译者



游佐刚迈开脚步，凉子便与他并肩而行。

“别处不再去看看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天龙寺和车站南面的城南宫也有垂樱。”

“你知道得不少嘛！”

“昨晚妈妈说了之后，我就调查了一番。”

昨天夜里菊乃从饭店回家是凌晨三点，所以，她可能是在那之前与凉子联系的。

“那里可能也盛开着吧。”

“不过，在这儿已经看过不少了。”

说实话，垂樱让人看得有些腻了。

“下次再说吧。”

“昨晚您喝了不少吧？”

昨夜与菊乃的事凉子知道吗？游佐不免心中嘀咕起来。阳光下凉子的表情上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“御室和山上的樱花还没开呢。”

“花的季节这么长，京都真好！”

“您会再来吗？”

“想来，不过四月里就很难说了。”

回想起来，同凉子单独在一起交谈，这是第一次。平时，经常会有菊乃或游佐的朋友。二人独处时，凉子却意外地像个大人。

“这棵垂樱恐怕还有两三天吧。”

前方出现了新的垂樱。再往前走庭园好像就到了尽头。

“东京的樱花怎么样？”

“今年比京都开得早，可能已经谢了。”



“这么说，这次看过以后，今年就看不到了？”

“到信州或东北一带还能看到。”

“您去看吗？”

“能去当然好。”

出了庭园，进入平安神宫境内，便是沙子路。两人沙沙作响地踏在沙子路上。

从沙子路回到境内一半的时候，凉子突然说道：

“要是去看樱花，把我也带上！”

游佐回过头来。凉子一只手拢了拢头发。

“京都以外的樱花我都没看过。”

游佐点了点头，可不知凉子的意思。

过了平安神宫的牌坊，来到车来车往的大道，已经是中午时分。来时看到的几辆观光巴士此刻正一辆接一辆地挤在马路的一端。

“找个地方吃饭吧。”

赏樱让凉子作陪，就这么让她回去有点不够意思。

“您不是时间很紧吗？”

“不，五点左右能回到东京就行了。”

今晚预定要参加在新桥饭店举行的酒会。若是平常的酒会，迟到一点也无妨。可今天是游佐的公司作东，招待各地的书店老板，所以自然不能迟到。

“坐上两点的新干线就来得及。”

“好吧，反正我不要紧。”

“那好，我也正想休息一下。清水附近有家店很清静，去那儿吧。”



游佐从出租车乘车处旁的电话亭里预订了两人的午餐。

“离这儿不远。”

乘上早已等候的出租车，报上“坂田”的店名，凉子问：

“去坂田？”

“你知道这家店？”

“只是听说过店名……”

“坂田”与“龙村”一样，是东山脚下的一家料亭。那里有一个挺大的庭院，白天摆上折凳，对一般人开放，供应简单的餐饮。

过了八坂塔，登上一个小坡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两人被引进二楼角上能鸟瞰庭院的房间。

走在外面，天气暖得让人出汗，而屋里却像落花期一样冷飕飕的。

“这里您经常来吗？”

两个人显得房间过于宽敞了。桌子也太大，坐在对面的凉子越发显得娇小玲珑。

“以前常来，最近没怎么来过。”

这阵子在京都吃饭几乎都是在“龙村”，游佐的话里也含有这个意思。凉子默默地隔着窗户望着庭院。

听说光院子就有七千平方米。这里的樱花也开始谢了，一片片粉红色的花瓣聚在水池边上。“院子这么大，真棒！”

虽同是料亭，“龙村”占地只有七百平方米，里面只有一个小庭院。

“不过，小有小的风情。”

“我把您的话转告妈妈。”



凉子微笑的当口，女招待开始上菜。

午餐虽不是装在盒子里的盖浇饭，菜单却是定好的。简单的冷菜上来后，是鲷鱼生鱼片和汤，还有裙带菜和竹笋拼盘，里面有着了色的生粉做的樱花。实在是地道的京都菜。

要了啤酒，正喝着，老板娘过来打招呼了。

“好久没见了，这阵子好吗……”

“一直想来，就是太忙……”

游佐解释着，不知该怎样介绍凉子才好。若说是“龙村”的千金，她就会知道自己原来是到那边去了。

“昨晚同公司的人过来，今天正准备回去。”

“要是早来两三天，正好能赶上我们这庭院的樱花盛开。哦……”

老板娘的目光往庭院里扫了扫，接着又落到凉子身上。

“这位小姐真漂亮！”

“是我朋友的女儿，刚才让她带我看樱花来着。”

“哦，那一定挺开心的吧。”

老板娘脸上在笑，话里却带着刺。闲侃一番之后，老板娘走了。凉子不禁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我的脸不红吧？”

“面颊稍有一点。”

凉子皮肤白皙，啤酒只喝一点儿就已面如桃花。

“呀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要紧，这么一点点，一到外面就会好的。”

喝酒上脸，这一点像她妈妈菊乃。不过，菊乃先是从眼圈开始发红。

“对不起，暂时失礼一下！”



可能是不放心，凉子到洗手间去了。

剩下游佐一人，他把目光移向了庭院。

拉门上映着树枝。一阵悦耳的鸟叫声过后，四周又恢复了寂静。或许因为是周末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来庭院观赏的人并不多。

独自无聊之中，游佐不知不觉又想起了在平安神宫沙子上凉子说的那段话。

“要是去看樱花，把我也带上。”

凉子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说出这番话的？

游佐指的是信洲、东北一带的樱花。要看那里的樱花，当天回不来，肯定要在哪里过夜。

凉子是知道这些，还是纯粹出于好奇心而想去？

游佐望着午后的庭院默默无语地想着心思，只听得廊下吱嘎一声，凉子回来了。

“我头一次喝酒喝得脸红。”

凉子的连衣裙是白色的，稍稍敞开的胸口现出淡淡的红晕。

游佐以往只看过凉子接客时身穿和服的样子，此刻从正面看去，与菊乃一模一样。当然，菊乃略显发胖。但从脖颈到肩膀微微倾斜的削肩，以及隐隐隆起的胸脯，两人都毫无二致。菊乃左侧发际部位有一颗黑痣。在床上她的脸很近时，那颗痣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清晰显眼。

此刻仔细一看，凉子好像左侧发际部位也有一颗黑痣。

女儿当然会酷肖母亲，而凉子则青春美艳光彩照人。

游佐正看得出神，凉子问道：

“时间不要紧吧？”



“几点了……”

“已经一点多了。”

“那就叫辆车吧。”

让女招待叫车，吃着餐后的点心，游佐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：

“曾经有一个人，从第一批樱花盛开时起，赶着花期由南向北赏遍了日本各地的樱花。”

“是从九州开始的吧？”

“不，二月份从冲绳开始，自九州北上到中国^①、京都，尔后是北陆、东北地区，最后到北海道的厚岸一带，差不多到五月末了。”

“全都看完要四个月吧？”

“肯定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。”

“赏遍全国，真是太棒了！”

“真想也来一次试试。”

游佐等着她说“我也去”，可是凉子只是颇有感慨地点了点头。

吃完甜瓜，游佐点上一支烟。

“你真的想去看樱花？”

“想去。”

“可是，到外地是要住饭店的。”

“那没关系。”

“你母亲会答应吗？”

“我就是一个人住饭店，她也不会说什么的。”

① 指日本中部地区，包括冈山、广岛、山口、岛根、鸟取等五县。——译者